



刘恩友



把我找回了魂牵梦绕的商洛老家。

照片是故乡好友发来的，他说今天又有几个驴友去了我的老家寨沟，这是他们拍的。他转给我后好奇地问：“你家瓦房前的场怎么那么干净？像有人常住！”听完此话，我细细端详着照片中整洁的场院，开玩笑地回复说：“山间清风替我扫院子，秦岭夏雨替我洗场地。”

说起那四间土屋瓦房，还是父亲在世时在原址上建的，土墙取自山野黄土，一板一杆夯筑而成，虽历经二十余载风吹日晒，仍可遮风挡雨；而覆盖着屋顶的青灰瓦片，任凭霜打雨淋，始终坚守如初。

老人家管房前的平地叫“场”或“场院”。过去的场没有水泥硬化，是最原始的黄泥土。在我记忆里，这片光溜溜的土院子是老屋前最宽敞的地方，夏天打场晒麦，秋天碾谷堆苞米，还有晾晒旱烟叶子、辣椒面子、花椒调料等，无不用到它，小小的场院总是飘着浓浓的五谷香气。每天空闲，父母亲就拿着细竹扎成的扫帚，把这块不大的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

但这种土场最怕久雨浇灌，雨下多了会使场院泥泞不堪，人踩上去连鞋子也会粘住；牛蹄踏上去，会留下深坑。那时候，我们最怕老淋雨，场院早已泥泞不堪，但放牛的活儿照样得做，牛照样要

穿场而过，人照样得踩着泥水走，原本平整的场院面目全非。于是，天晴后第一件事就是平场，先把小坑填平，再用铁锹拍打，最后还得用石碌碌碾轧，直到凹凸不平的场院恢复如初，然后继续晒苞谷、晾豆子……

父母亲去世后，老屋常年由小铁锁把门，原本整洁的场院杂草丛生，每年我们姊妹回去祭祖，进门都要费半天劲儿，把半人高的杂草割掉，把厚厚的败叶清理光。后来干脆下了点工夫，请人将斑驳的土墙刷新，对漏雨的瓦缝进行修补，把场院用水泥硬化。从此，场院再无杂草。于是，山风年年带着草木清香，带着野花芬芳，带着溪流水汽穿林而至，化身任劳任怨的清扫人，把水泥场地上的枯枝落叶卷走，把浮尘杂絮拂散。阵风吹过，场地光洁，只留下阳光晒过的暖意。

秦岭山里多雨，每年雨季，夏雨就是勤劳的洗场人。夏雨来得急，下得透，雨点噼里啪啦打在瓦上，顺着瓦槽滴落，在房檐挂成水帘，落到地上砸出一个个小水泡，然后把场院平地里积攒的树叶、草屑、灰尘统统冲走。雨停后的场院干干净净，格外清爽，就连墙角的野菊和牵牛花被雨一洗，也伸枝展叶，精神抖擞，尽情绽放。

清风年年吹，夏雨年年至，是它们替我们照顾着三千里外空荡荡的老屋，替我们保持着场院的干净整洁，也替我守着心底那一方不染尘埃的乡土和回不去的旧时光。此时此刻，当我一遍又一遍看着朋友发来的老屋照片时，山林独有的气息仿佛扑面而来，我似乎能从照片里闻到房前屋后松枝的苦味、核桃树叶的碱辣味、老树的木头味，如同我又回到孩童时光。

那时候，紫燕年年春归，绕檐筑巢，朝夕呢喃，宛如山村清晨悦耳的歌谣。而在场院里打闹的我们，每到饭点就看到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就听到灶膛柴火燃烧的噼响声，还有母亲的切菜声和她的唠叨声，这些构成了童年最温馨的画面。而在月明星灿的夜晚，全家人坐在场院里的木墩子上，周围全是蛙鸣蛐叫，伴着萤火虫飞舞。徐徐晚风吹拂中，我看到挂在天上数不清的星星，也看到月亮慢慢滚过山巅，消失在远方。

小时候，总以为蜿蜒小路延伸到的山那头便是大千世界。我常常站在木门边眺望，目光却被门前的大山镇住，只看到层层叠叠的远山隐入云雾。现在，天地漫无边际，永远有走不完的远方，但都不如老家那烟火场院踏实安稳。无论我走多远，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繁华喧嚣，只要回头，朝迎旭日、暮送残阳的老屋，都会静静地守在那块小小的场地等待我们回归，那简陋沧桑的老旧土屋，始终用最朴素的样子，抚平游子的心。

昨夜有梦，我已卸下一身疲惫回到寨沟老屋，亲手拿起笤把清扫落叶，提桶泉水泼洒房前的场院，坐在那把老藤椅上煮着粗茶，与来访的朋友聊秦岭里的风月，说山间清风净雨里藏了半辈子的心事。

在秦岭大山里，人和天地是挨着的，故乡的小场院就是最美的人间仙境。去年，朋友在我家场院前拍了一张“秘境寨沟”的传神照片，被多家平台反复采用，这张照片已成为我在他乡炫耀故乡的资本。朋友说，看着这张朴素的老屋照片，能让人心绪不自觉归于安宁。他的话，让深山里的土屋瓦房仿佛跨越山水，住进我心头。

在丹凤龙驹寨镇一带，藏着一代人最朴素温暖的夏日记忆。

地里的麦子收割归仓后，燥热的六月，便迎来了这片乡土最隆重的夏日仪式。村里的女人们，尤其是新媳妇，都会收拾妥当，领着丈夫，牵着孩子，热热闹闹回一趟娘家。老家的人，将这份岁岁如约的团圆，称作“送新”。

我小时候，最盼着跟母亲去外婆家，趁着夏日农闲，一家人去外婆家送新。

这是庄稼人独有的习俗，是熬过一季辛劳后最踏实的慰藉。从前的麦收，是庄稼人一年里最熬人的苦日子。芒种前后，“算黄算割”的啼叫声在田野间此起彼伏。遍野麦田翻着滚烫的金浪，家家户户天不亮就下地劳作。一把镰刀、一身汗水，大人弯腰割麦、捆麦，青壮劳力或担挑、或车运，我们小孩子就在地里拾捡掉落的麦穗。近乎一个月，头顶烈日、脚踏焦土，日日劳碌不休。直到新麦全部晒干、入柜归仓，地里种上秋庄稼，紧绷了一整季的心，才算彻底安稳落地。

农活落幕，送新的日子也就到了。出嫁的女儿心里最惦念的，永远是娘家亲人。出发前一天，母亲便会用当年刚收的新麦磨的面蒸出一个个暄软的白面馍馍。崭新的白馍整齐码进篮子里，再配上几样礼品，盖上洗干净的白粗布。

外婆家在东边鹿池的后塬上，离我们家约有十里地。那时候没有机动车，走路全凭腿，母亲一只胳膊挎着礼篮，一只手牵着弟弟，我和姐姐蹦蹦跳跳地跟着她，顺着长坪公路往东走。走到县冶炼厂，转入乡间上坡土路，踏上土路便离外婆家不远了。母亲慢慢走在乡间小道上，沿途总能遇上娘家村里的乡邻，母亲一声声娘娘、叔叔、姨姨热情问候。温热的夏风裹着淡淡的馍香，悠悠漫过村庄。

盼了许久的外婆，看见女儿、外孙归来，满心欢喜。一碗碗白糖开水盛满大瓷碗，清甜解渴，消解一路暑气。灶膛里燃起干透的麦秸，金黄的火苗温柔舔着锅底，切好的新鲜蔬菜依次入锅，

一碗碗地道的臊子很快出锅，手工擀出的面条切得细长均匀。外公早已在院子的百年老核桃树下摆好了饭桌，热腾腾的臊子面端上桌，随你捞盛。小瓷碗盛着油泼辣子、陈醋和盐，按需自调，满满都是乡下人最真诚、最地道的待客滋味。

一家人围坐在树荫下，吹着习习凉风，闲话家常。聊聊麦地收成，说说田间庄稼的长势，谈谈邻里的琐碎日常。整整一季农活积攒的疲惫、烈日劳作的辛劳，都在这团聚和闲谈里悄然消散。

饭后闲聊的间隙，厨房又飘出浓郁的馍香。待字闺中的两个小姨遵照外婆的交代大显身手：那是一种外形独特的馍，形制近似锅盔，却比普通锅盔厚实，馍身中间留有圆孔，周边压着各式精

致花纹。小姨去灶房后折了未成熟的青绿色苕麻果实蘸着洋红，在馍面印出规整好看的图案。圆润的红色图案，边上带着放射状的纹路，像一轮小太阳散发着光芒，温润光亮，这便是呼联馍。

待到傍晚日落，暑气渐消，我们准备返程归家。外婆让小姨拿来红布条，穿过呼联馍中间茶杯口大小的圆孔，牢牢系紧。小巧的馍，被弟弟抢着挎在胳膊上，那个硕大的呼联馍，外公会找来光滑干净的木棍，让我和姐姐并肩抬着往家走。一路上，路过的行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们像打了胜仗的将军，挺直腰板，雄赳赳气昂昂。

岁月流转，黄土地的光景悄然变迁。外公外婆早已离世，父母也已然故去。当年抬着呼联馍奔走乡间的孩童，如今也已鬓染白霜。

六月依旧如期而至，四季轮回从未停歇，可乡间的小道上，再也见不到成群结队、提篮送新的人了。送新，这流传久远的古老乡土风俗，慢慢湮没在现代人的车水马龙中。细细回味，远去的从来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乡土礼节，更是一代代农人汗洒热土的青春、黄土地最质朴纯粹的亲情，以及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平凡旧时光。每每回望这段岁月，心底总有一股温柔又绵长的怅然，久久不散……



（总第2919期）

刊头摄影 杨玉民

题图摄影 张 红

西瓜地里的旧时光

张 瑜

“正宗新疆沙地西瓜，1元一斤，甜得很，甜得很……”走在热间的集市上，瓜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记忆瞬间拉回到二十多年前，年少的自己此刻仿佛正坐在架子上，跟着父母一起走村入户，卖力叫卖自家的西瓜。

小时候，父母每年都会都在沙地里种西瓜。碧绿的西瓜地就成了孩童时一处甜蜜“基地”，而那圆滚滚、鲜甜多汁的西瓜至今仍让我魂牵梦绕。

清明前后，到了种西瓜的季节。父母托人从县城买回西瓜种子，提前一天泡好，再小心翼翼地种在地里，覆上塑料地膜。此后接连几天，都需起早去检查种子出芽破土情况。有的出苗快，就把薄膜尽快扯开，有的出苗慢，就需要耐心等待，有的一直不出苗，就扒开泥土一探究竟，这种种子我们戏称为“哑巴豆”。

幼苗长得很快，几乎一天一个样，才一周就会长上几片叶子。浇水、除草、施肥，像照顾婴儿一样精心侍弄它们。瓜苗也不负众望，奋力地长叶、伸出藤蔓。害虫也会不请自来，一家老小齐上阵，捉虫、打枝丫，细心呵护着瓜苗成长。

初夏，西瓜藤已铺满整块地，在几场雷雨的催促下，藤上长出了蓓蕾，不多时便开出了一朵朵黄色的西瓜花，根部是一个个花生米大小的西瓜，毛茸茸的，甚是为可爱。父母商量着，得追肥了，就把自家榨

花生油和芝麻油的油饼锤碎，一窝瓜秧放一把油饼渣。西瓜秧努力地吸收着有机肥的精华，鼓着劲儿长，才过两三天西瓜便有鹌鹑蛋般大小。

夏日骄阳似火，天才干了几天，小西瓜就被晒得耷拉着脑袋，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怕是墒又不够了，西瓜是水罐子，得浇了。”于是，他们从丹江河挑来一担担水，一棵棵地浇。因是沙地，水渗得很快，前脚刚浇，后脚水又干了，从日中挑到日落，整整一下午，他们身上的汗水干了湿、湿了干，直到月光洒满西瓜地，天上繁星点点，最后一窝西瓜终于浇完。

暑假到了，西瓜长到了碗口大小，就该我们发挥“重要”作用了。父亲扛来几根粗壮笔直的树干、几捆麦草，搭建起西瓜棚。棚子中间放一块门板当床，一个长条青石做枕。这个棚子就是我们暑假的“伙伴”，我们在棚子里玩游戏、捉蚂蚁、逗知了，在里面写作业。棚子被烈日炙烤，连蒸带晒，我们热得汗流浹背也不想挪地儿，到吃饭的时候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输的人回家取饭，离家两里地的路就变得很长很长……

等到日头偏西，父母来到地里侍弄西瓜，给铺满一地的西瓜再翻个面，让西瓜均匀地接受阳光雨露，我们也有模有样地跟着一一起翻。“这个西瓜真大啊，怕有三十斤了。”大家就一起来围观，轻轻用手敲

它，发出响亮的砰砰声，这就意味着西瓜已经熟透了。父母便让摘下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搬到架子上。“这个大西瓜被鸟啄了一个洞，太可惜了。”父母摇头叹气地摘下来，放到一边用菜刀把鸟啄过的地方剝掉，切开让大家吃。天擦黑的时候，小山一样的西瓜被拉回了家。

晚上，轮到父亲看瓜了，家里的大黄狗也按捺不住，摇着尾巴跟前跟后。瓜棚成了蚊子的天下，父亲摇着蒲扇驱赶蚊虫，也带来些许凉意。西瓜地前是一排石坝，上面坐满了纳凉的人，父亲大方地切开一个大西瓜让乡亲们品尝，大家都推让着说留着卖钱吧，自己吃糟蹋啦。在热热闹闹中，留下一地的西瓜皮。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便起床，推着架子车踩着露水前行，走街串巷卖西瓜，赚取微薄的收入。地里的西瓜一天天减少，我们也快开学了。一天中午，母亲挑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用刀尖轻轻一划拉，“嘭”的一声西瓜随之裂开，一股西瓜的鲜香迎面而来，鲜红的瓜瓤和墨黑的瓜子让人垂涎欲滴。母亲说，平日常不舍得吃好西瓜，忙碌一个夏天了，留了一个大瓜犒劳一下，大家敞开肚皮吃吧。记忆中，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西瓜。

后来，沙地没有了，村里再也没有人种过西瓜，集市上买来的西瓜再也吃不出童年时的味道。

从商山洛水到荆楚大地

孔权利

我要如何复制一朵盛开的向日葵
让她变成金色的花海
去紧紧拥抱着门口的高铁
我要摘一篮子西山的野果、北山的野花
与22℃商洛一起，酿成远行的美酒
我要栽一朵白云，做成时尚的行李箱
把舌尖上的美味打包，把秦岭深处的特产打包
把两千年来融合的秦楚文化拓印
去荆楚大地拜访、寻根

我要把牛背梁、金丝峡浓缩成一幅山水画
然后，贴在高铁经过的地方
必须把商鞅和尹吉甫联系起来
把释无业和张三丰联系起来
把罗文忠和世贞联系起来
这样，才不负西十高铁一路承载的历史

在大秦岭的怀抱里
借一枝木王杜鹃、金凤山红梅
同深情的玫瑰一起包裹成束
在每一个停靠的站口等候
经过的每一个人
都向他们问好、送花
祝福他们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从北方向南方，玉米的清香伴着风
穿越高山、河流，氤氲在长满水稻的田地
石榴、苹果也早早出发
赴一场柑橘承办的宴会

这一路，注定迅如疾风
大云寺的钟声也能传到天道苍苍的武当山
古老的龙山双塔也能望见水波浩渺的丹江口
这一路，注定山水相逢
温婉的商山洛水与多情的荆楚大地
一同奔跑在发展的快车道

这个夏天后
所有的事物都很丰盈

让我再想一遍，那些过往的慢故事
以及高铁进站时，拖着行李箱的男人和捧花的女人
踏着夕阳，惬意返回

